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寂寞中盛开的 年华

Lonely in love
in full bloom

省登宇♣主编



第十一届新概念获奖者新作联袂呈献

80后百尺竿头 90后日上日妍
纯正青春滋味 学生作文典范

辽宁人民出版社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寂寞中盛开的 年华

Lonely in love
in full bloom

省登字♣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省登宇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寂寞中盛开的年华：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
省登宇主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05-06562-1

I. 寂… II. 省…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9665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8mm×235mm

印 张：13

插 页：2

字 数：165千字

出版时间：2009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时祥选 刘铁丹 高 丹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老 萧

责任校对：姚飞天 徐丽娟 王 玲

书 号：ISBN 978-7-205-06562-1

定 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寂寞中盛开的年华：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JIMOZHONGSHENGKAI DENIANHUA: DISHIYUJIEXINGAINIANZUOWENHUOJIANGZHEXINZUO



杨雨辰 >>>>>

女，1988年生，目前在上海读书。获第九届、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金国栋 >>>>>

昵称果冻，男，浙江台州人，现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最爱足球，喜欢拜仁，曾与卡恩竞技，罚进点球一。最自豪的是自己的体重，平均每厘米重0.65斤。未婚。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李晓琳 >>>>>

笔名艾童，1990年生于山东。九岁在某作文选集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即被父辈认为具有文字方面的异禀，寄予厚望。无奈野心不大，叛逆心却极强，十几年一直在拥堵的小路上栽植自己的梦想，惶恐地躲避着风头。因思想古怪而难被理解，因生活虚空琐碎而偶感痛苦。蹉跎至今，最大的愿望便是可以与文字重遇，吟咏生活、书写自己也直面命运。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金子棋 >>>>>

1989年生。布丁控，名牌控，轻微正太控，有恋爱恐惧症、夏日厌食症。老萝卜装嫩，想当萝莉的正宗御姐，标准梦游家，美少年猎奇爱好者。在《萌芽》《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发表文章。获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寂寞中盛开的年华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黄烨 >>>>>

女，1993年3月出生于上海边陲的江苏小镇。双鱼座，命中注定缺火。钟情于影像音乐文字以及“梦想”二字。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魏烨 >>>>>

笔名甲三。喜欢王小波、韩寒和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博客中国专栏写手，曾在一些报纸上零星发表过评论，目前就读于广东省汕头市第一中学。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姜嘉 >>>>>

1991年出生于江南的温暖小城，现就读于衢州二中。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没纪律的好青年。热爱文字、美术与音乐。矛盾结合体。金钱欲一般。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毛尹航 >>>>>

江湖人送绰号左手天堂，现就读于东北某大学。其处女作《一些值得怀念的日子》曾在“占座”火爆一时，被徐静蕾特别推荐在《开啦》首期推荐发布。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刘文 >>>>>

笔名紫紫潇湘，上世纪80年代末生于江南水乡，典型的天蝎座女生。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系二年级学生。喜欢音乐，擅长钢琴；喜欢绘画，擅长素描。喜欢瑜伽、空手道、羽毛球、排球……酷爱阅读，因为内心强大的倾诉欲望而坚持写作，并且，无论前途如何，都会一直走下去。作品散见于各类文集和杂志。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马儒轩 >>>>>

现就读于吉林省实验中学，省三好学生。性格五五开，一半明媚一半闷骚，曾用笔名轩十三少、沧月清风。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黄岚 >>>>>

四川人。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张希希 >>>>>

非典型的摩羯女。喜欢读书，喜欢绘画。相信在成长的过程里，任何璀璨都只是一笔带过。喜欢清澈的电影，希望写出可以分享的文字。喜静，亦喜动。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晏宇 >>>>>

网名风间轨迹、minstreland，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何璇 >>>>>

1993年5月生，现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王园卉 >>>>>

女，1990年12月生，来自南偏西。无法定义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只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令自己喜欢的人。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张坚 >>>>>

男，2月生人，水瓶座。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寂寞中盛开的年华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新作

张晓 >>>>>

出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6 月 6 日的双子座男生。性格始终游走在浮躁与沉郁的边缘，受双子星的牵引，极具两面性。喜欢安静，可是自己很聒噪；喜欢明媚，可是害怕阳光。想要有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追随自己热爱的文字，有吃不完的冰激凌和善良的朋友，可以站在没有人的街道上仰望城市中迷醉的红色夜空，任泪水滑过脸颊。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周晓燕 >>>>>

女，浙江绍兴人，现读高三。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孙良 >>>>>

男，很不巧，又是一个 80 后，理想主义者。目前在大学生活。自以为文学乃一福地，因此努力趋近，但又生性慵懒，很少写文。感情洁癖，有些悲伤，但一直干净地活着。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胡月明 >>>>>

1993 年 8 月生，狮子座。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目录

JIMAOZHONGSHENGKAITIDENIANHUA
DISHIYIJIEXINGAINIANZUOWENHUIJIJIANGZHIXINGZUO



青春物语

- 2 新娘路婕
- 11 福建小妖
- 27 吉米别哭
- 32 隐形人和谎话王
- 46 林小蛋与应小左的火星
- 52 从这里出发没有路

- 杨雨辰
- 金国栋
- 李晓琳
- 金子棋
- 黄 烨
- 魏 烨

光阴故事

- 60 想当年
- 64 那一刻，回忆是美好的
- 74 春节
- 81 半道划痕
- 89 我和我的男人们

- 姜 嘉
- 毛尹航
- 刘 文
- 魏 烨
- 马儒轩

红男绿女

- 96 我想我是海
- 104 李家女婿
- 114 女工谢小南

- 黄 岚
- 张希希
- 张希希

C O N T E N T S



灯下漫笔

- 122 行走，在城市的最深处
130 絮语，流年
140 夏天的第一株蒲公英
146 破事儿
152 秋日的喃喃自语
158 最初的理想

晏 宇
刘 文
何 璇
王园卉
张 坚
张 晓

红尘阡陌

- 164 魔鬼颤音
175 世俗生活
184 酒不醉人
195 小丑

周晓燕
孙 良
杨雨辰
胡月明





青春物语

JIMONHONGSHENGKAI DENIANHUA
DISHIYIJIEXINGAINIANZUOWENHUOJIANGZHEXINZUO >>>>>

新娘路婕

杨 雨 辰

路婕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削苹果。那么红的一个大苹果，我从超市里挑来的，挑了有十分钟。我把那袋苹果递给服务员之前还好好，她刚把标签贴到封口处，将袋子递还给我时，塑料袋竟然“噗”的一声破掉了。我和那个年轻的服务员俯下身满地捡苹果，余光瞟到后边一个提着橘子和梨的等着过秤的老太太，她皱着眉头斜睨着我，我想我当时一定神色尴尬。

回到家我就洗了个苹果，侧面有一个被摔出直径两厘米的伤疤，所以我决定先把它吃掉，因为我知道如果就把它搁在装水果的篮子里，过不了几天它就会从伤口处变棕溃烂，一定比别的烂得早烂得彻底。某种程度上，总是像一个人，受到这样那样的非物理撞击后，从头，或手，或膝盖，或脚趾，就点线面地逐渐全盘溃烂了。

以前我每次削苹果皮都习惯于刻意保持它不断掉，一直到整个苹果削完，可是这一次才削了二十厘米就断了，路婕的电话很决绝地代替我

的水果刀切断了苹果皮。我带有一点点懊恼情绪用耳机接了路婕的电话，一边继续削苹果一边问她怎么了。

然后我就被水果刀割破了左手食指肚。因为路婕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和齐雷。她让我带足够的份子钱，提前一天到她家向她祝贺。她说其实不太想让我参加她的婚礼，因为婚纱实在是很难看。路婕跟我说，婚纱是齐雷选的。路婕向来对齐雷的审美能力表示怀疑，除了他对选女朋友的鉴赏力。

还没有等我发表任何看法和意见，那边就挂断了。再打，关机。

第一次见到路婕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路婕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被拉来凑热闹蹭饭吃。那时的路婕就像现在一样乖戾任性自私霸道特立独行，也许较现在更甚。一群不相干的人硬是被拢到一起，吃喝玩乐，玩游戏的时候男男女女亲亲搂搂抱抱，几乎像熟识了几辈子那样亲昵。天知道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前还都散落在城南城北做着天壤云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一通电话就被召唤到一起，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很可能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清楚。之后作鸟兽散，各安天命。滑稽，并且匪夷所思。

那天路婕涂了很浓很厚的绿色眼影，可她居然把嘴唇抹得像刚吃完死孩子似的那么红。我想这个女人是不是有严重的自毁倾向时，她顺着我的目光捕捉到我的眼睛，然后戏谑地勾起嘴角。我窘得立刻偏转过头去，饮料不小心泼洒出来，手变得黏黏地贴在玻璃制的高脚杯面上，却发现身上忘记带纸巾了。

“我是路婕。”路婕踩着黑色带亮片的小高跟向我走来，并递给我一张纸巾，是妮飘的Hello Kitty那种纸面上的印花是小猫头的。她向我介绍自己，说她“是”路婕，没有说她“叫”路婕，语气和表情在告诉我似乎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路婕，笃定，毋庸置疑。以至于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当时回答了她什么。只记得路婕说她是无业游民，闲的时候给别人当当平面模特。

我很确定我之前是一定不会和这种人打交道的，但后来竟然发展到

了路婕到我家去很自然地就搬开花盆拿出备用钥匙，心无芥蒂地拉开冰箱门打开一瓶被冰镇好的喜力，或者科罗娜。我不爱喝酒，喜力、科罗娜都是她买来放在我冰箱里的。

路婕和她男朋友齐雷住在一幢老旧的公寓里，阴面，不朝阳，门口常年有一大摊积水，需要很卖力才能跳过去，夏天招蚊子，还有老鼠蟑螂类的东西。路婕说她用齐雷的衬衣套住过一只老鼠，她把它放进隔壁老太太搁在楼道的鞋柜中。因为曾经有一次，路婕经过楼梯拐角的时候，听到那个老太太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小妖精”。后来老太太打开鞋柜发现那只半死不活的老鼠时，吓得连着尖叫了好几声，在楼道里骂骂咧咧了一下午。路婕就贴着防盗门听，从猫眼里面看，笑得岔了气。还有就是夏天的晚上，总是有成群结队的蚊子，从门缝或者窗户飞进屋里，趴在天花板上。路婕说她觉得最有趣的事儿就是半夜的时候和齐雷一起爬起来，把它们一只一只拍在墙皮上，血肉模糊，以此为乐，并且乐此不疲。这些时候路婕是不会上门找我的，除非她和齐雷分手。

从我们认识一直到路婕通知我她要 and 齐雷结婚这期间，他们大大小小的分手不计其数。每一次路婕陷在我的沙发里，把脚搭在茶几上，都会以“我又和那个混蛋分手了”为开场白絮絮叨叨一个下午，披露齐雷的劣行。我很惊奇他们如何因为谁刷碗或谁把谁的拖鞋穿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争吵起来，最后闹到分手的地步。之后的两到三天里，路婕吃住在我家，帮我买菜做饭，吃完饭还很自觉地去刷碗扫地拖地。我很纳闷她这么勤快的一个人怎么还跟齐雷因为谁做家务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脸红脖子粗。路婕说她就是看不惯齐雷吃饱了就往沙发上一窝看电视的大爷劲儿。我说你这个女人真作，早晚把自己作死。

路婕来我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影总是用得特别快，才两三天，新买的眼影她都能用出浅浅的凹痕，她美其名曰是烟熏妆，不过在我看来特别像是被人打的。我家对门的中年妇女好像是在妇联工作的，她一见路婕往我家跑就暗地里拉住我，问我那姑娘是不是又被老公打了，她男人下手还挺狠的，这事儿可不能忍，家庭暴力啊这是。

其实，路婕和齐雷基本上打不起来，因为齐雷不还手。吵得凶了，路婕对齐雷又抓又咬，完了甩一句“我们分手了”就往我家奔。有一次齐雷来敲我家门接路婕回家，我一开门就看见齐雷脖子上胳膊上跟调色盘似的，红的红，紫的紫，青的青。他表情隐忍并且哀怨，问我路路在不在。我说：“在啊，你进来坐。”齐雷窘迫地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在这儿等她就行。”这时路婕故意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假装什么也没听到，直到我跑过去关了电视，把她从沙发上拉了起来，她才不情愿地站起身，换衣服化妆，磨磨蹭蹭半个多小时。齐雷就局促地站在门口来回踱步，两只手搓来搓去。我请他坐在沙发上，之后路婕就翻着白眼从厕所出来了。齐雷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对我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路婕瞥了他一眼大声抢白说：“齐雷你一直都把我当个麻烦是吧？”齐雷语塞，赔着好脸揽过路婕，两人同时先迈了左脚跨过门槛。

齐雷不来接她的时候，待到第二或第三天，路婕总会接到一个电话或短信后就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告诉我说：“那个混蛋把钥匙落在家里了，还得我回去给他开门。”我说：“你们就作吧，作出病来了都。”路婕临出门前得特意嘱咐我帮她烧好洗澡水，可每次路婕只要一回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当天晚上就可以把她的洗漱用品收起来，放在厕所一个小塑料整理柜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W 搬来和我同住。

W 是我的新男友。他本来住在城南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和我同居这件事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且竭尽全力花费两个星期的时间说服我两个人在一起就算再泥泞的路互相搀扶也会走得幸福。后来我就同意了，也许是因为他提出房租他付三分之二我付三分之一。

我住的房子是一室一厅，有卧室有阳台有厨房有厕所，两个人住也算刚好，床是比较大的，所以不显得有多拥挤。平时家里有东西坏了，就都交给 W 去修，倒也省了我一番力气。

路婕最后一次投奔到我这儿的时候，是因为齐雷刷牙时错用了她的牙刷。她气呼呼地跑到我家门口习惯性地擦鞋垫子下面摸钥匙，没有摸到。那把钥匙已经被 W 拿着了。路婕拍门，我不在家，是 W 开的门。

我想二人进行了一番简洁的没有一个字赘余的对话后，W 向她传达他是我男朋友，刚和我搬到一起住，而我不在家。路婕打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刚好没电了。她决定在家里等我。拉开冰箱门，除了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多余的地方。一切食物我必须准备两人份的。喜力和科罗娜早就被 W 喝完了。

那天下午我到家的时候发现路婕蜷在沙发上睡着了，W 在卧室玩电脑。我进去的时候 W 朝我投来不快的一瞥。我解释说路婕是我的朋友，她一定是失恋了才会来找我。W 将信将疑地“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

晚上路婕和我睡大床，W 睡沙发。路婕跟我说齐雷没经过他同意就把五千块借给别人了；抽完烟没把烟头熄灭就扔进垃圾桶，差点着火；袜子脱了以后不洗，掖在枕头底两天……模糊中路婕一直在念叨齐雷长齐雷短。我说：“路婕咱们睡觉成么？”路婕叹了一口气，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路婕的尖叫声，我来不及穿拖鞋就冲了出去。W 站在厕所门口，一脸愠怒地看着我，随后一把抓起搭在衣架上的衣服，重重地摔门离去。路婕冲了马桶从厕所出来，尴尬地看着我说：“你知道的，我上厕所总是忘记关门。在家待习惯了，不长记性了……哦，刚才那个混蛋发短信说他把文件落在家里，让我回去帮他拿呢。”我说：“好，回去吧，中午做可乐鸡翅给你吃。”路婕摆了摆手说：“不用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失去了和路婕的联系，其间我和 W 和睦相处，我差点就觉得这辈子非 W 不嫁了。结果一天下午 W 毫无预兆地提出分手，简单明确得没有任何理由。这个人逻辑思维很强，从他收拾行李那有条不紊的样子就可以体现出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他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W 回答我说有些事情并没有原因。

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为此事大伤元气，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购

物，参加很多无意义的派对。W 给我留下一个难解之谜。我只有暂时逃避。直到几个月后我在超市偶遇正在陪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妇女买孕婴用品的 W，我才明白一个人如果决意要离开，并且没有理由，那绝对不是你的问题，而我有相当一段时间竟然还企盼 W 突然拖着行李箱回来，就像路婕和齐雷，两个人无论吵到怎么样不可开交的地步，最后都会乖乖回家做饭吃饭洗碗睡觉。我很卑鄙地跟了他们一路，目睹 W 开着一辆奥迪 A8 载着别人奔往别人的家，看来傍大款不仅仅是女人的专利，W 的样子尤为道貌岸然。

我返回超市买了一大包苹果，回来以后就接到了路婕说她要 and 齐雷结婚的电话。

带了足够的钱，把红包都撑得鼓鼓的，我打了一辆车按后来路婕发给我的地址到了路婕家。这不是路婕自己的家，她早就搬出去住了，可按照风俗习惯，路婕必须在结婚前几天住在娘家。很普通的小区，傍晚时分有老头老太太出来遛弯，还有牵着哈士奇的瘦小女人，被狗拖得直往前一路小跑。

是路婕的母亲开的门，她很热情地把我请进屋，又是给我端茶又是给我倒水。她说路婕正洗澡呢，让我等一会儿。我陷在沙发里，感到局促不安，于是四处打量起来。我看到墙上路婕小时候的照片一脸苦大仇深，电脑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路婕正在玩的“大富翁”，她往我的电脑里也安了一个这种很早就流行过的游戏，没事的时候就玩。路婕最喜欢用的就是“钱夫人”，每次都可以把强势的对手整到倒闭。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路婕才裹着浴袍出来，头发包得像个阿拉伯人。她说：“你来啦，我带你去看我的婚纱。”说着就拉着我到卧室去。路婕的房间很小，布置得很温暖。路婕从柜子里抱出了婚纱，摊在床上，问我是不是很难看。我承认那件婚纱是有点恶俗，但也不至于夸张到她形容的那么登不上台面。我说：“你终于嫁出去了，可喜可贺。”于是掏出红包递给她。路婕一面笑一面接过来，说：“你这个人还是那么容易认真，让你带钱来你还真就带来了，哎，看在你这么虔诚的份

上，我允许你参加路婕小姐和齐雷先生的婚礼，会很精彩的哦。”我说：“你就安安生生结婚，好好给齐雷当个贤妻吧。”

婚礼要在市里一家酒店举行，酒店门口停的都是一排排装饰好的花车，看上去很壮观。我坐在一个角落的酒席上，看着相干不相干的人脸上的表情，还有几个孩子在桌子间穿来穿去，遭到家长的呵斥。我想路婕嫁给了齐雷，就等于于是嫁给了他全部的社会关系，这些孩子也许会叫她舅妈或者婶婶，几年后还会有个孩子叫她妈妈，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忍俊不禁。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路婕在哪里，就看到齐雷在不远处和几个亲戚朋友聊天。他穿了身笔挺的西装，整个人显得很精神，用余光瞟到我以后转过身来冲我点点头。

的确，婚礼上有很精彩的表演。那就是，新娘逃婚了。

结婚典礼开始时，聚光灯打在台上，司仪请出了新郎齐雷，请新娘路婕出场的时候，看台的另一侧却是空的，没有人。齐雷站在台上手足无措，台下鸦雀无声，随后又沸腾开来。齐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走下了台。

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来，我一看是路婕发来的消息。她说：“表演精彩吧！那个混蛋放过我那么多次鸽子啊，我这次放他个大的，让他一辈子都记住我。还有，那婚纱实在是太难看了。”我打电话给路婕，她拒绝；我发消息问她在哪里，路婕发来一个笑脸的符号，说她在机场，半个小时后将要登上飞往海南的飞机。再发消息，路婕就没有回应了，手机关机。

我在盥洗室找到齐雷，他正在用凉水一遍遍往自己的脸上泼，刘海都打湿沾在额角上，把他的额角划分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我告诉他路婕在机场，还有半个小时到海南的飞机就起飞了。齐雷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匆忙地对我说了声“谢了”，就冲了出去，在湿滑的地板上打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齐雷的葬礼，路婕还是没有去成。她那时在天涯海角散步捡贝壳，关机，断网，切断一切联系，没有人能找得到她。路婕没有想到，她放